



筇竹惊遇

◎ 姚国磊

下午五点不到，游人早已走完了，藏经阁（华严阁）的门已关，只有殿后几座大德高僧的莹塔默默站在那里，也没什么鸟叫虫鸣，后院静悄悄的，通往海会塔的小木门虚掩着，晚风一阵吹来，卷起地上的几片落叶，凉飕飕得...！

“吃饭了”煮饭的妇女绕到后院叫了一声。

当时寺里有两个食堂，这个食堂是职工食堂，设在大殿左耳小院，不知以前是什么殿；稀零的几个出家人又在右院另开厨灶；职工吃晚饭的人一般就三、四个，打完饭就关门了。

职工厨房灶台对面靠墙反背放着一尊铸铜佛像，高三米开外，三面七眼二臂，赤发青面，虎目阔口龇牙，左手托钵，右手从空中劈下，上身叶扣锁子甲，下身锦袍绣带，描金绑腿瓦楞甲，脚蹬一双卷云靴，武士装束，虽然大部分彩粉已脱落，但从旧时罩上的纯金簿上还清晰可见，看来是清末、民初之物，来寺庙第一天看见就问过：“是谁”？一同打饭的人回答：“监斋菩萨...”！

实际寺庙吃饭有什么规矩不全明白，只知其一，不知其就，不信者，也无所谓，还是一日三餐带点荤，不然怎么工作呢...！

正院下台左厢房地窝中，一个刚刚才燃起的大树根浓浓的冒着烟雾，熏得本来就很不亮的灯泡显得更加阴暗，神龛里的佛像早也是熏染的黑呼呼地，不是那张笑脸配着那个大肚子，还以为灶王爷呢！

火塘边围坐着五、六个人，见有人进来，相互挪了挪身子！定眼细看，都是几个六、七十岁的出家人，谁也不说话，两位身体不太好的包裹着大棉袄歪靠在雕花供案腿上，其他几个如木雕泥塑般；或闭目塞耳，或两手藏袖，大家脸部都很精瘦暗淡，毫



无一丝表情！坐了一会无趣，塘边的水开了，忙冲了一壶开水，借此给“当家师”打了个招呼，赶紧离开，刚跨过门坎，天还没有全黑下来！“你注意点，最好明天给主任说说，搬下院里来住好了”！回身一看，不知道怎么“当家师”毫无声息地走在身后，目视了一会，顺便问了一声：“你咋知道呢”？“前几天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小兄弟就来问过了，没有事得，注意点，它不会害人得……”！“当家师”早有准备轻轻的说，抬头看着院里的那棵老树；因事先没有把这事当个问题，也不好怎么回答，就点了下头算是领情了，提着水壶朝侧门走去，转到楼梯口时，顺眼回看了一下后面，他还站在门外看着院里，好象在回想着什么……！

“当家师”瘦高个，六十不到，是寺里所见过最年少外表身体较好的一个僧人，常穿一身深兰色俗服，剪子口布底鞋，虽然当时所有僧人都没穿僧服，但都是穿的干干净净，缝补的整整齐齐。至于“当家师”这个称谓是主任介绍的，平时大家好象叫他的“僧名”（因时间长记不住了），天热“当家师”没戴帽子时，可见头顶上的戒记。

穿过侧门，一个院坝除了一座厕所外，就只剩下一堆不知何时堆放在那儿的假山石料了，顺着草丛中的小路，走二、三十米就到钟楼后门；进门右侧一偏搭的小房住着一个患肺心病的老僧人，可能长期营养不良，双腿水肿的很厉害，每逢天晴都在后院追着太阳晒，有时脚也水肿的连宽大的

破僧鞋都穿不进去，吃饭时还常见比丘尼用个碗盖着送来；听口音好象是昆明人，貌相很善良，很爱干净，虽然衣帽都补不少补丁，但不邈遏，从他常坐的地方没见过有吐痰的污痕，下午有精神的时候还会扫一扫小路上的积叶，并在在门口用中药渣种了一大篷德国兰，开花时火红火红得有四、五十朵呢...！

钟楼楼上四周，半人高的木板墙上部都是清一色圆孔格子窗，不太大，配木销子，正中悬吊着一口大铜钟，钟沿口离地板只有三、四十公分高，不知从前是撞击，还是敲击...！灯泡放在钟里面，因此整间房子上半截除了钟音孔有束光外，其余全都是黑漆漆得，同时室外也看不到室内有灯光，木楼板上铺上两床被子就是睡觉的地方，除了楼梯洞口就显的很挤了，实际总的也就六、七平方。

当时还想不通，破四旧时这一带是昆明闹得最凶的地方，这座大钟怎么没有被红卫兵砸了，万幸地存下来，不易啊...！

就着灯光看了一会书，也就睡了，睡的那么的死，连楼下老和尚每夜撕心裂肺的咳嗽声都没有听见！

第二天中午，刚打好饭，又见了“当家师”，问：“昨天你说的那事，是什么意思”！

“这事早了，是梦佛在世时，当时梦佛大和尚每晚都一人在优昙树下打坐，偶遇门处这东西，施法降服，定为清扫之职，天亮必亲查，有无过失，大和尚圆寂后，一直无人监管，就成如今这般模样，但不要怕，它不会害人得”，说的好象是真的一样，“当家师”轻描淡写地讲了个故事！

下午回楼，虽然太阳早就西偏了，楼下的那位老僧也是有意地坐在后门口大石头上，提醒：“小伙子没事，我一身的病都没事，你年青气盛身体好，更没事了”！

不说没有事，听后反到感觉真是台事了，一晚上睡不着，老在想“当家师”两次说过的“它不害人的”这句话和老病僧专意等候安慰的情景，又联想起这事的经过：“来寺院前单位叫不要带铺盖了，上来时主任从和尚那里借了四床被子，还特意请他们洗干净，缝补好，说：两个年青人就住钟楼清静，楼门没锁，上去一看好厚一层灰，象多年没有人上来过似的，足足扫了三、四撮箕灰尘下来，



又是抹窗擦地，忙了一天，收拾住下；白天工作，天黑后坐在被子里讲故事；一天，二天，第三天故事讲到正快完的时候，他一把抓起自己盖的被子蒙住头，一会儿抖了起来，还越来越抖，连身下的楼板都抖了起来，先认为是发什么病了，伸过手去意想把他的被子掀开，但抓的死死的不说，还拉的更紧了，喊叫了他半天，他才慢慢的松开一角，偷窥了一下，右手放下紧握的被子，指了指右面墙壁，又缩进去了！回头观察了一下，什么都没有，“你听”他那颤抖的嘴巴里抖出了

了二个字来，细听了一下；“哈哈，风吹着一点树叶都把你吓的成这样，我还以为扯羊耳疯了昵”！“不是，你再听”，又从被窝里吐了一句！再听也没有什么！爬起来想开窗看个就近，发现窗销是钉死得，对着窗了边缝看去，黑乎乎一样也没看见；“看底下，不是房上”经他一说，才想起来窗外还有腰檐，看不见外面路上得，枕头下找了把刀插在木板壁缝里，站上从窗圆孔洞里朝外看“也是没什么，今晚没月亮，看不见”！故事继续，讲着讲着，他又抖起来了！没心情，睡觉！第二天无事，第三天又来了，他也镇静了许多…！

这一次仔细听：“唰…唰…唰…，有规律地从远到近扫擦地面的声音，还伴有低低似感冒咳嗽的声音，还有到公路下面倒垃圾和铁皮撮箕在树上撞击的声响……”！有时扫到小树果或者小石子碰到铁皮撮箕滚动的声音；一次，二次，三次，老是有不同的响动……！

经有意观察：

一楼下老僧的咳嗽是用力的咳，连续的咳，不一样……！

又唰…唰…唰的声音是竹扫帚扫地的磨擦声，屋外周围无竹子，也没有断树枝什么得，即使有，风吹着也是在一个相对固定地方发出声响，不象……！

还有：寺里扫地用的扫帚是棕毛得，扫地所发出的声响和专职扫地僧人的脚步声与它根本不一样，再加上在天王殿和山门关门后，门杠上同分别做了暗记，第二天早晨开门前检查没有发现有开

动过的痕迹，可确定不是寺里的人在搞弄，而且出现是有规律的，一般头天下雨，第二天天要放晴，那夜一定会出现，还有第二天要下雨，头天夜里也会出现，每次出现后一大早就自个开山门去检查，地上确实一路都很干净。

出现的次数多了就不在意了，但不几天他就说人有点不舒服，下山去医院看病，后听说还住院什么的，也就再没有回寺里来工作了。

考虑了一晚上，第二天中午吃饭时，就顺便跟主任提出换房要求，“没房子了，只有后院侧楼下一个堆杂物的边间，一个人敢不敢住，反正一个院子晚上都没人住啊”，主任诡异地答复道……！

后院侧楼，藏经阁（华严阁）下院左侧，为两层四间外走道木厢房，楼上为单身男职工宿舍，从来寺庙工作这段时间，还没见过晚上有人在这楼上住呢；楼下三间打通做为〈贵宾接待室〉，隔壁留着一间“杂物间”。

腾弄了大半天，也就搬进去住了；过后有职工还半开玩笑说，“这里还更可怕，门正对的那口枯井，每到天高月明的晚上好多人都见过；“井栏上坐有一个妇女在拿鞋底呢，针、线都很分明，拉线的声音，唰…唰…唰…地都能听的清清楚楚，就是那块脸面从来没人看清过，所以晚上都不敢住了”！

过后去看了一下，六角型青麻石井栏，做工之精细，雕刻的很漂亮，是口老枯井，井内全是用条石销扣砌筑，是口雨季收集地表蓄水用的井，没有一点奇特，心中的恐惧也随之消除了大半，但还是怀有好奇心…，几次半夜起来对着窗子向院内看下，除了不同时间，月光下的树影显现出形状外，最多是树枝的摇摆，变幻出不用的影子罢了，跟本就没见过有什么东西了…。

搬下来住了二、三天，四川地质学院来了一批学生，教师，工宣队（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）到昆明玉案山考察进驻寺院，因住房紧张，海会塔楼上都被入住了几个学生，钟楼也由三、四个工宣队人员住下了。

第二天，奇怪！大殿还没开门，那几个工宣队人员穿着短裤叉，赤裸上身一溜地站在大殿门外，跟几个工作人员模样的人在交谈着什么…！太阳都升的老高了，寺里的职工陆续上班了，上楼给他们

的衣服抱了下来，中午后前全部人员撤离了寺院！事后没听到过一句事件传言，可能是当时历史背景大家都习惯性地顾忌作什么吧了！

附语：

八五年华严阁被大火烧毁，重建后几座坟不见了！

梦佛大和尚主持到现在应近三百年了，故事一代代传下来，不知真假！但钟楼正对的那棵古观音柳（垂柏）斜长着的主杆，就是因为文革期间吊死了个妇女而锯掉得！

海会塔为骨灰寄存处，当时有一个自称八十有四的白胡子老和尚在那里住守着，还传说他有功夫呢，虽然多次邀请到他那里坐坐，但没有去，更没机会深谈了！

和尚戒疤：一在头顶，一在左臂，听说八几年后国家废除！所以一般佛龄高于三、四十岁的僧人必有戒疤地！

